

悲哀的人性

李娟娟



晚秋的颜色格外昏灰，人老了也都是如此。

校園陰晦地像是被扼頸得近將窒息，沉重的松柏樹歪歪斜斜相互地倚著，操場邊的欄干外，胡亂攔著幾排被踏扁的水泥路，葉涵纖瘦而修長的身子，吊著件發黃的實驗衣，一臉輪廓俊挺而泛著書香的清秀，手捧著書匆匆地走過松柏樹下的水泥道，翻過牆的風像海潮的浪捲般，一捲捲將實驗衣向身後撐得老高，衫尾沾著些發暗而不知是動物還是人的血迹，一抖一抖顯得特別刺眼，他望了望胸前摺著的一大疊原文書，燙金的字體誇張地扭曲像是一窩蠕動的長蟲，彷彿漸漸纏捲一直上了手臂，一股濕黏而冰冷的感覺，使胃裏隱隱作嘔，葉涵甩了甩頭，看了手錶，又匆匆地往實驗室趕去。

一拉開門，臨面便沖出一股酸而嗆鼻的熱氣，夾雜著永遠褪不去的福馬林，和一團亂哄哄的吵雜。實驗室內到處晃動的，儘是蒼白的實驗衣，和一地劈劈叭叭拖鞋的聲音。現在應該上課了吧！他探了探頭，沒有見著助教，僅是滿屋子鑽來鑽去在解剖枱間趕著走脫兔子的同學。

「今天大概是作麻醉兔子的實驗吧！」他心裏想著。

走到同組的解剖枱邊，拉了張凳子便一屁股坐下，枱上攤著散亂的儀器、鍋子、刀子、注射器橫橫豎豎地呆著，一隻略灰的兔子正被戲弄在老江的手裏。葉涵攤開書，隨手翻了幾頁。

「老江！今天作什麼實驗？」

「兔子麻醉的呼吸測定。」

「哦！上課了沒有？助教怎麼還沒有來。」

「老早就上課了，他說今天要點名，現在大概是去拿點名簿吧！怎麼？你沒有預習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是不是昨晚又跟你女朋友吵架啦？」老江全身薰臭著一股兔騷味，兩隻手却一直拉著兔子的耳朵，眯著眼細看著耳朵上的血管，說起話來振動的嘴唇，就抵在兔子紅鼻尖上，口水濺得兔子著實不安分。

「沒有啦！好好的……。」唉！昨晚實在是給阿華鬧得太晚，不然不會一點都沒有預習，真是！沒事發什麼勁的脾氣……。

「我警告你哦！要是你明天再去找她，我就跟你沒得完。」阿華穿著一襲寬鬆的睡袍，兩眼青黑地，說起話來全身就像打擺子似的顫抖，捩一頭亂髮成颶風過後的蔗園。

「好啦！」葉涵對著窗外漆黑的一片，一眼瞄著屋外竹桿上掛著的，還略微看得見而泛白的襯衫。今晚大概不會下雨吧！心裏想著。

「你明天也還有課。」

「只是上午半天而已，下午沒課。」

「下午你想怎樣？你答應過要陪我去買書的。她的事不用你操心，少假藉名義去找她，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心裏打什麼鬼主意？」

「妳少疑心啦！她是我學妹，不能不照顧點。」

「去你的學妹！那個你不認是學妹……。」唏哩嘩啦灑了又是一地的哭哭啼啼。葉涵索性蒙起棉被。今晚大概不會下雨吧！他心裏惦著。

「噯！助教來了。」老江踹了他一脚，葉涵回過神來機警地隨手抓了柄刀子。

「不對啦！要先麻醉，口罩在那邊，給我遞過來。」葉涵將口罩遞過去，抬頭四處看看，其他組的同學都推推擠擠地圍在解剖枱邊，七手八腳地把兔子翻來覆去摔得四肢亂踢，很像是實驗的一回事。助教這時正跌呀跌地走進來，手上拿著的一本書讀者文摘。

「阿涵，你給它麻醉。」老江把兔子塞給他。「我實驗報告忘了寫，你寫好沒有？給我抄抄。」

「怎麼這般腥味？」濃厚的兔騷味惹得葉涵皺起了眉頭。「哎！老江！麻醉完後然後幹嘛？」

「測呼吸速率跟型態呀！還要量瞳孔大小，光線反射，等一下氣管切開由我來作。」老江說著，就埋頭忙著抄實驗報告去。

提起開刀，葉涵不由得想起大樹來，大樹人品實在不稱當大樹，長得短短的，瘦瘦小小，臉上的顴骨却格外顯著，頭上胡亂插著幾束捲曲而雜亂的頭髮，站起來十足像是冬天裏乾癟了又掉光葉子的矮喬木，大樹說他自己天生遺傳少了兩塊胸大肌，可是平時却硬要將領口上的鈕扣多解兩個，最最誇張的，是他咧起嘴楞笑的表情，尤其是聽醫學院笑話的時候，張開的嘴，彷彿吞下整個的臉。有一回大樹腳上長雞眼，他自己拿了把解剖刀，然後學校裏到處招搖，嚷嚷要自己動手割，最後惹來一大堆人圍觀，他一刀割下去，却痛得立刻喊了起來，咧開的，又是一張足足可吞下整個臉的大嘴。

那陣子，大樹很迷一個叫做真真的，人雖然比大樹高半個頭，他成天還是逢人就叫：小真！小真的，大家說大樹的魂出了竅，瘋了！

那時候正是春天的日子，季節雨攜晚霞的衣裾染一地的艷色，春的喜悅躍動在每個人的額間，考試正當考完，大伙兒心裏的春天來得比任何都早，於是浪蕩在校園成了偏好，他們眼睛共同下結論說，女孩子頭髮愈長，愈俱飄逸的氣質，結果大樹一眼就停在一位髮梢挽著環結還垂落在肩上的女孩，就是這樣開始，大樹才把領口上的扣子多結上一顆。

大樹膽小，只敢遠遠跟在後頭，眼睛躲在眯成縫的睫下偷瞄，全身的起落儘隨她髮梢的飄逸，大伙笑說他踩的是雲織的鞋，走起路來飄呀飄的。大樹說他僅值她的一根頭髮。

一天，大樹突然穿得西裝革履地來學校，還綁了條領帶，頭抹得滑滑的，嚇壞了全班同學，一副暴發戶模樣，教人看了反而心裏憋得難受，同學們一窩蜂圍著爭著問東問西。大樹挺了挺胸，站在枱上慎重地說著：

「今天，我打算去找她。」一板正經的神態，嚴肅的氣氛，把大伙壓成了沉靜，大家心裏詫異極了，從來不曾看他規矩過的。

下了課，大樹便一逕往宿舍走去。

「聽說她住643。」紛亂的聲音，揚自後頭跟著張望的一群同學裏。

大樹依然靜靜地走著，有若在沉思般，一臉表情無比的莊嚴，大伙在後頭髮覺他有一股說不上的自尊，縱然以往十分邈遠，今天却泛著尊貴的傲氣。

大樹向後頭擺了擺手，大伙兒便停在宿舍階梯外，他獨自上了宿舍，喚了個女同學代傳邀她出來，同學們儘在宿舍外跑跑繞繞的，想多瞧一分真切，一會兒便見她出了寢室。

「我叫大樹，大小的大，樹木的樹。」直截了當地說著，他過分的刻板，令她覺得有些尷尬。「我處置事情向來很不得體，我並無意要造成今天如此唐突的，我立意也僅是單純，我只是認為不應該經常牽掛一個人而對他很陌生。」

「你說話怎麼咬文嚼字，文縷縷的，你平常就是這樣子嗎？」她語音有些含混，或許是因為體型有些略胖的緣故。

「沒、沒有，我平常說話很隨便，這第一句話我是想了很久。」他有些慌亂……

「少些修飾總是比較自然的，你幾年級呀？」

「三年！」

「我才一年級，我叫李真真，別人都叫我小真。」她很活潑而開朗，生疏對她確實很生疏。大樹漸漸受她影響，也不再那麼緊張，兩人攔在寢室外的廊上談著。却急煞了宿舍外觀望的同學，大樹出來時，已過半把鐘頭，大伙兒爭著問個究竟，大樹却撇開大家，逕自走了，大伙兒僅得知他滿臉遐想和興奮的神色，與離去前丟下的幾個字：「她叫小真。」從此小真便成了他成天掛在口上的名字。

「哎！阿涵！快點給兔子麻醉呀！不然就要拖得更晚了，實驗沒作完是不能回去的。」老江說著，又埋頭在趕實驗報告。

葉涵從矇矓中猝然回轉過來，趕緊將棉花塞上口罩，潤了潤乙醚，這時才發覺兔子出奇安分地躺在枱上。按住了它的頭，將口罩蓋上它唇鼻間，兔子却開始狼勁地亂踢，踹得枱上試管玻璃到處翻飛，葉涵抬頭四處望望，同學們有的已經在測著呼吸，有的已動手割氣管了。助教仍舊坐在後頭老遠，蹺著腿擺呀擺的，一眼貫注著手上的讀者文摘，嘴角還不時泛著一絲窃笑。葉涵突然感到一陣暈暈，一種被麻醉的感覺。是在那天認識的，他心裏想著。

葉涵喜歡坐石階，然後倚著頭想心事，身旁總是疊著一大堆原文書，厚厚的昏照，沉積在石階上的人和書，彷彿已是很久久的積塵。大樹孑孓地走過來，仍舊一副西裝革履地，領口高紮地領著喉結，打從他認識小真起，就一直這般拘謹著，臉上不時露著自負和得意，他沖著葉涵便說：

「走！我給你介紹一個人。」

葉涵想想，緩緩地站起來，夾了書，便跟了去。葉涵首次見著了她，大樹僵硬地說著：「她是小真。」她圓圓胖胖的，有些臃腫，一身贅肉像是糊上的一樣，像極了市攤上專司魚販的阿婆，倒是一雙眼睛顯得格外輕俏。唉！這學校裏的人怎麼都是這般不雅，葉涵心裏嘆著。回來的路上，大樹興奮極了，滔滔不絕說的盡是著了迷的話，葉涵也聽不下那麼多，只是隱約記得當他說起她那晚來找他的時候，神色顯得無限悲哀。

「那晚她來找我。」冰冷的氣氛滲出自他微顫的聲調。「要我陪她去逛逛，那時候晚上的氣候是很冷的。她問我為何不懂得親近她，別人交朋友都是那樣子的。」他敘述的聲調由

激越猝然陷入低沉的回響。大樹接著說他當時是如何的對她說中國的傳統，如何的說著現代的風氣和人性，一腔的激昂而無視於她那詫異的表情中流露的惶惶，她說她不是迷戀道理的人，她只是跟著潮流作最自然的事，傳統對她僅是不可捉摸的固執，她喜歡單純，不喜歡複雜。葉涵還記得的便是大樹說他那晚是哭著回去。唉！古董！受假道學的苦。葉涵心裏嘆著。

過了幾天正好是梅雨，雨絲絲絲斷斷地，以絲的姿態將人給織縫在繭般的屋子裏。真真孤零零地靠在水池旁的石上，凝望著垂掛於柳梢葉末的雨珠，以鐘乳的下俯，敲醒池底鯉魚的驚慌，水紋一彎彎的圓韻，層層疊疊相互交頸著。葉涵默默地走到水池旁的石樽倚駐而立，而一逕地踢那石板，她驚覺地回轉身來，發覺他正以凝結的注視，膠著在她身上。在他挺直的鼻樑和深邃的眼神中，含韻著水樣的憂鬱，那天的風特別柔緩，連對晶瑩垂掛的水珠都不忍觸動。葉涵說雨季的黃昏不應該沒有牽挽的人影，於是葉涵挽了她說一道看昏景去。

當影子由層疊到被黑暗埋沒的時候，月已經升起。真真俛著說今晚月色好暗哦！葉涵緊擁著她，緩緩向公園深暗的一角走去。

「啊！葉涵你快把口罩鬆開！」老江叫了一聲，把葉涵給嚇了一跳，老江甩開實驗報告紙匆匆跑過來，急急忙忙地將口罩拿開，兩隻

手便在兔子身上不停地按呀按。「慘了！兔子給你窒息死了，你看！呼吸已經一點都沒有，誰叫你口罩蓋那麼久，你不懂得麻醉是不是！媽的！」老江氣得不停地罵著。

「我一時忘了。」葉涵抱歉地說。

「這實驗完蛋了，兔子也翹了，你看到時候怎麼向助教交代？」

助教驚覺這邊有動靜，便走了過來。

「葉涵！你搞什麼鬼！」助教喝叱著。

「我，我不知道……。」葉涵只知道從那晚起，她好幾天都沒回宿舍去。

下了課，葉涵看看錶，就匆匆地趕著回去，甩下後頭老江的怒罵聲。「還來得及吧！」他心裏想著。

那段日子，大樹像失了魂地成天在宿舍外的階梯上坐著發楞，課也不上了！大伙兒都埋怨葉涵，過了幾天，大樹又撐開領口的鈕扣，頭髮也恢復原來的模樣，蹺著二郎腿在教室

後頭和那一黨窮蓋著笑話，咧笑的嘴依舊張大得佔滿整個的臉。偶而見著葉涵挽著真真走過，總會「噓！」的一聲吹著口哨。大家說大樹是英雄。

暑假一過，第二年學期才開始，同學間便議論紛紛地：「大樹沒有來註冊，真真也轉到台北去了。」大家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只是聽說葉涵憂鬱的眼神又凝結在一個叫阿華的女孩身上。

「媽的！怎麼這麼倒霉！」葉涵使勁地加速著速克達趕著回去，一邊回想著暑假的事。「看樣子大樹是對真真講了。好好的，怎麼那麼湊巧，暑假那天攔著李婉逛街偏偏撞見大樹。」葉涵想了想懊惱不已，又趕緊看看手錶加速趕往回去的路。

「大概還來得及赴學妹的約會吧！」葉涵一回到房舍，就趕緊往庭院去看昨晚的襯衫乾了沒有，至於阿華如何就隨她去好了，反正……。

留下一句話

當我踏入學校時，有如一個遭遇花言巧語的純情少女，走入了結婚禮堂；但當我將踏出校門時，却有如受盡翁婆欺凌刁難的婦人，離婚是最後的方法了。*Why? Why? Please give me a diagnosis.*

Aqua

治平別昏倒

周遵善



治平佝僂著身子，從實驗室拖著沈重的步伐出來，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。「幾乎每次都被罰整理實驗室，真洩氣！認認真真地作了一天的實驗，結果還是我的誤差最大，這是什麼原因？他們那夥小子，整天嘻嘻哈哈，從來沒有像他這麼專注過，但又為什麼他們的答案總是最接近標準值？」晚風冷咧地朝他吹來，好像在對他嘲諷，治平深深地嘆了口氣。

「嗨！治平大人，嘆什麼氣？」雞蛋拿著球，淋漓的一身，滿面通紅的朝他喊。「怎麼了？實驗做到現在呀！好像真的一樣，想做愛迪生啊！」雞蛋抱以嘲笑的口吻。

「唉！別提了，今天那個實驗測 HCl 的濃度，我做了三次都是 $0.03 N$ ，別人都是 $0.1 N$ 左右，不知怎麼搞的，却祇有我做 $0.03 N$ ，結果被罰留下來整理實驗室。」治平抱怨地說著，口氣中帶著萬般的無奈。

「唉呀！說你古板就是古板，這次明明就是課本的實驗，答案就是 $0.11 N$ 嘛！最接近當然是 $0.1 N$ ，閉眼睛也猜的出來，你就要一步步做，這麼累！總有一天你會覺悟的……」雞蛋用食指鉤了一個圈，「看看我，多結實的肌肉」雞蛋比他一身的肥肉，「治平老弟！奉勸你一句話，做人做事，世故圓滑一點，像你這樣，好像沒有分軌的火車，總一天會出軌的！」雞蛋愈說愈得意：「瞧瞧我，平常看我 K 過書沒有？課也照讀，考前考古題收一收，各方情報湊一湊。嘿！嘿！考得不比你差吧！」

「是啊！我能有你的一半就好了！」治平有點頹喪。

「說的也是嘛！不過我這幾招的考試訣竅，可以考慮傳授給你一點，祇要叫兩聲師父。」雞蛋頭擡得高高的，聲音中夾著得意的味道。